

12 现代艺术十二讲

[日]上田敏 著
卡子恺 译

3

4

5

6

7

8

9

10

11

节奏，是艺术的根本

《

《

《

《

《

《

《

《

《

译者丰子恺（1898—1975）：

画家，文学家，艺术教育家。一生著述甚丰。

有《子恺漫画全集》《护生画集》。

著译有《缘缘堂随笔》《源氏物语》。

另撰有《艺术修养基础》等艺术读物多种。

《

《

《

《

《

《

《

《

《

《

《

艺术细胞丛书》生活在模仿艺术

文学》美术》音乐

》

》

》

》

》

》

》

》

》

》

现代艺术十二讲

》

》

》

》

》

》

》

》

》

》

》

》

[日] 上田敏 著

丰子恺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艺术十二讲 / (日) 上田敏著; 丰子恺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1

(艺术细胞丛书)

ISBN 7-5404-3148-2

I. 现 ... II. 上 ... 丰 ... III. 艺术—通俗读物
IV. J-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4052 号

现代艺术十二讲

上田敏 著

丰子恺 译

责任编辑: 周爱华

书装设计: 二十四格

责任校对: 向朝晖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大道 2 号 邮编: 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 印刷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4.625

字数: 117,000 印数: 1—6,000

ISBN 7-5404-3148-2

J·805 定价: 12.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换

目 录

序言》 007

第一讲 现代的精神》 009

第二讲 现代生活的基调》 020

第三讲 现代诸问题》 030

第四讲 现代诸问题与艺术》 041

第五讲 现代的艺术》 052

第六讲 现代的文学》 066

第七讲 自然派小说》 078

第八讲 自然派以后的文学》 087

第九讲 现代的绘画》 098

第十讲 印象派绘画》 104

第十一讲 印象派绘画(续)》 114

第十二讲 现代的音乐》 126

译名表》 135

校订记(丰陈宝)》 146

序 言

立达学园开办西洋画科凡三年。今年暑假第一次毕业后，即行停办。我为此三班美术学生译述三种关于艺术知识之讲义：为一年级生述艺术概论，为二年级生述现代艺术，为三年级生述西洋美术史。一年级与三年级两种讲义稿，已蒙开明书店排印为《艺术概论》及《西洋美术史》两书，于两月前出版。今再将二年级讲义稿付印，即此《现代艺术十二讲》。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教授上田敏先生曾为该大学一般学生演讲现代艺术，分十二回讲毕，由桑木严翼君速记其演讲稿。先生逝世后，其友人森林太郎君等欲保留先生在讲坛上之面影，将此速记稿加以修整，刊行为《现代的艺术》。今所译者即此书。上田先生对于各种艺术均有丰富之趣味与见识；此演讲系为理工科医科学生及一部分公众而开，浅明而多兴味，与专门讲义异趣。又因上田先生系文学专家，对于

《艺术概论》，日本黑田鹏信著，丰子恺译，1928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校订者注。

《西洋美术史》，丰子恺著，1928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校订者注。

文学兴味更深于别种艺术，故其论文学较别种艺术，尤为津津，且在论别种艺术中亦时时回顾文学。全书几以文学为中心。故此稿与其作美术学生讲义，实不如作一般读物之为适当也

此中有数篇曾刊登《民铎杂志》及《贡献杂志》。又因原为立达学生讲义，故间有视情形而略加删节之处，不必直译原文。复有欲附志于此者：立达西洋画科仅有三年之生命。回想此中日月，三四教师与十余学生优游于杨柳栏杆边之小画室中（现改为中学教室），今已成为陈迹矣！我以此三种讲义稿刊行于世，聊示三年之遗念，几与森林太郎同其心情，良可慨已！

戊辰重阳后二日 记

第一讲 现代的精神

我现在想把现代欧洲的艺术略加说明，以介绍于诸君。

现代的艺术，其后面必然潜伏着现代的精神。所以要论现代的艺术，必须先费数讲，说明所谓现代精神是什么，所谓新精神或现代思潮——换言之，即现代人的心情——是甚样状态，然后论及艺术。

从前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曾有“万物流转”（pantale）之说。他说天下万物，没有一日，一刻，一分或一秒的停滞，一切都流动着。这句话拿来论现代精神，非常适切。即我们自己不能理解自己，至少不能当作我们自己是固定的，统一的，我们自己流动着。这流动着的我们想要捉住自己，非常困难。因此现代精神的说明也很茫漠，要精确地，判然地说出，是不可能的。但在这流转中，总有自己的精神存在着。即现代的社会里必有一种一般共通的调子。这调子自然很复杂，有不能一致的地方，有互相矛盾的地方。但像音乐上的 harmony（谐和）的一种精神状态，自然存于我们的周围。这可称为“时代空气”。

我们看事物时，有欢喜把自己的特殊色彩加于一切事物而观看的倾向。同时我们又受周围的事物的影响而变化。所以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的境遇中，呼吸同一的空气，而怀着同

样的懊恼，同样的苦闷，同样的愿望，和同样的理想。这等在今日作甚样的形状而表现呢？今日的时代精神，比别的各时代都特别难于正确说定。何以故？因为我们的状态是不断的疑与恼，而同时有一种的梦一种的憧憬，一种的愿望。

用抽象的话来说这等茫漠的事，很不易明白，不如举个实例来说：我所见过的雕刻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称为现今欧洲诸国中的第一天才的罗丹（Auguste Rodin）所刻的像。这像题名为“青铜时代”（L'Age d'Airain）。即以石器时代之后的“青铜时代”为题名的石膏像。罗丹于千八百七十七年顷——正是与现在的我同样年龄的时候——作这作品。出于天才者之手的这作品，为罗丹的第二杰作，非常有名。这等身大的石膏像，是一个青年的裸体像。右手举起，放在头后面。左手作在肩的稍上方，握着拳头。据说最初作的时候，是左手拿一枝长的杖，右手抑住头而贴在杖上的。作得非常好，千九百七十七年之春，出品于沙龙展览会（salon）时，观者都惊叹。但当时的雕刻界，过于狭隘，难于容纳这杰作。当时法兰西的雕刻界，墨守旧时的习惯，以意大利美术为模范，为标准，凡仿古的，就是唯一的美。故不欢喜这写实的毕肖自然的雕像。于是许多审查员纷纷议论，说这像雕得真好，但恐怕作者是用活人模特儿（model）而作的。意思就是说用生的人体嵌入石膏内，取一模型，然后作成的。这种办法，原是当时很流行的，所以大家这样疑心罗丹。罗丹大为愤慨，提出辩解。但他当时只是一个无名的雕刻家，谁也不去睬他。恰巧有一天，当时有名的雕刻家保罗·杜布瓦（Paul Dubois）访问罗丹的住家，实地看见罗丹的制作，佩服他的技术，就告诉友人们，说罗丹实际有非常的手腕，不用生模型的。又白其事于官厅。于是三年来无实的罪，终得

昭雪，石膏像改造为铜像，出品于千八百八十二年春的沙龙展览会时，得三等赏，且其像由国家买入。这像一直保存在巴黎的卢森堡（Luxembourg）的公园里。但我看见的时候，已经纳入卢森堡的美术馆里去了。

我看了这像，觉得前面所说的所谓现代精神，非常明了地象征出着。即远古时代的人类——未曾发达的人类——现在从长夜的梦中醒觉来，而希望进化，想向着新的知识，有希望的未来而进取。右手放在头后面，仿佛在掴出骨下的脑髓来，左手绾在杖上，仿佛表示“既然生而为人，总还想进化，飞跃”的一种心理。——其他一切的筋肉状态，都很像是表示“我们现代人要求一转化！”的意思。

罗丹雕刻的照相版，现在世间已到处流传，希望诸君将来有机会一看这作品。现在的时代，即所谓“曙”。此后便是真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但现在还不能说“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们总总感觉得动着。向着哪里动？向哪方进行？却不懂得。但我们的动是的确的。我们的向了新的方向而动，是确实的事。即我们总感到有清新有望的感觉，感到我们生着。我们倘是生于这光荣的时代的人，决不是默守从前的传说，或安于现状的卑怯者。我们必须相信现在，怀疑过去。囿于旧思想的人，反而信过去而疑现在，便是大谬。现代的，真的，有深思的人，必定相信现代而怀疑过去。这便是旧时代的人与新时代的人的分歧点。诸君都是青年，故信现在而疑过去，是至当的。我们在这世间尽义务，这义务不是使死者复活的义务。死者已经死了。我们须得使生者直立。我们的天职，我们的存在的理由，便是现在。要能感到我们是今

掴，方言，有“抓”的意思。——校订者注。

日的人，又是明日的人，方才有吟咏昨日的文明的余裕。我们持有从古昔的人类传下来之丰富的遗产，这是已经持有了的，可不必再添造此后我们对于祖先的义务，应是另造新的财产。——这等心情，不但在现代的艺术上感到，就是在一切精神的活动及物质上的活动上，也是感到的。所谓近代精神，视其事而有程度的差别，但总是向着某方向而动的。我们的眼突出着在我们的身体的前方。我们的命运制定我们希望未来，制定我们不希望昨日而希望明日。

这样说来，现代似乎是很光荣的，幸福的时代了。然而世间没有可以不努力而成就的事。有所谓“产苦”的一语，就是说凡事物产生的时候，总有苦痛。现在还没有产出，而将要产出，所以是苦痛的。能忍耐这苦痛的，方是强健的人。懦弱的人，在现代没有用，他们只好当作古董，他们只坐食前人遗下来的财产。使这等人减少起来，是我们的义务。袖手坐食的人，我们只能敬而远之。虽然如此说，但我不是否定现代的骚扰。现代是正在有产苦的时候，正是所谓混乱的时代。现代的特色，是其为批判，削除昔人所作的规范，法则的时代。借德国哲学者的话来说，这是改作旧表的时代。旧表对我们是无益的。无益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在技术上，在道德上，在从来的习惯上，在哲学的议论上，都正在努力改写旧表。这与单纯的破坏不同。匡正旧时的错误，使这世界的错误少起来，是现今的学者的态度。诸君在学校学习，恐怕也是如此的吧！这努力与苦心，经受这产苦的人们的决心与觉悟，实在是可以感服的！

这些话原并非仅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而说，生命的树所植的地方，无处不开着花。只是我们不晓得罢了。

即从世界历史上说起来，比较的近的，基督纪元的时候，

也是非常混乱的时代。罗马帝国先统一了西欧；仅乎如此，人心还不满足。故罗马的思想又见崩坠，新的基督教就起来。基督在现在正是很有势力；但在那时是奴隶的宗教，为罗马人所不信仰。然而这奴隶的宗教，终于成为罗马的国教，那生在马槽里的，这宗教的先祖，有的时候竟位在罗马皇帝之上，而支配天下了。又在东洋，佛教盛行的时候，世界人心也向着东洋的半面而进动。现在姑且不说东洋方面，而单说西洋方面：其后又有种种变动，但下至纪元第十二世纪，欧洲人心就非常地摇动起来。这就是为了学者阿贝拉尔（Abélard, 1079—1142）的出世。最初的基督教重信仰，但信仰以外也有神与人们的知力。从来的宗教家偏于守信仰，而排斥其他一切。这位学者开始主张宗教不是单重信仰而压服知力的。于是欧洲学生，群集于法兰西，来听他的讲义。此后经过百年，在意大利的阿西西（Assisi）又有弗朗西斯（Francis）上人出现。这人的见解与阿贝拉尔的种种不同，他主张要养成像小孩子的心，而信宗教。他教人信仰像福音书中所说的真的原始基督教，作教徒的清净的生活。这种旨意即为后世弗朗西斯康派的基本，给欧洲人以很大的影响。其后到了十五，十六世纪，欧洲起了大变动，就是到了所谓“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时代，人们的精神一齐奋起了。在那时候，有美洲的发现，世界一周的实行，印刷术的发达，希腊拉丁文学的复活，同时又有近世科学的昌明等种种事业的兴起，又十六世纪起于德意志的宗教改革，也是一大动摇。再近的有十八世纪末的法兰西革命。简言之，这是中等社会的胜利。因了思想上的变化，经济上的原则，而中

流社会在法兰西得了胜利。在从前，贵族僧侣为上级，第三阶级常常受他们的压制。到这时候，第三阶级忽然跃起，其结果十九世纪变成中等社会的跋扈时代，第三级民的专横时代。尤其是法兰西革命以后，在欧洲，英国势力，以及美国势力，都向了工业商业的发达而极度地展进，就造成了今日的社会。

也有人说，中流社会跋扈时代的这十九世纪的社会组织，现在已经渐渐地崩坏了。这大概是人们的议论分歧吧。有的人说，现在要轮到第四阶级的胜利了，其次要轮到第五阶级，再次第六阶级，下面的阶级逐渐战胜起来了。究竟怎样，未来的事总无从晓得。总之今日是非常骚乱，而标准规范法则在变动的时候，宗教即使不亡，宗教的形式必须变易，道德的形式也必须变易。宗教，政治，道德，原是到世界完了也不会消灭的，但其形式必因时代而变易。所以论现代精神，必得先探索所以造成这样骚乱的世界的原因。其变化的情状应推为第一原因的，就是所谓科学，即自然科学的发达，尤其是今日所以起这种动乱的主要原因。所以倘然有人欢喜维持现状，保存旧态，则科学，物理学，生理学，或医学，进化论就是他们的敌人。倘然希求现状维持，或者不是希求现状维持，而是欢喜照旧，就非下一个命令，叫世界都取消所有的科学不可。为什么呢？因为今日种种问题发生，可说全是有了科学的原故。

这科学的影响，又出现于两方面：

从里面说，是思想上的影响。从外面说，是经济上的影响。世人常称十九世纪为“批评的时代”。也有人称做“经济的时代”。这是很有深意的话。所谓批评的时代者，就是说他们对于什么都要研究一下。从前的人，万事照样传授于子，

子又照样传授于孙；现代的人则不然，必用试验管，显微镜，先怀着“这究竟是什么东西”的疑问。这倾向不但在物质的学问上有之，在精神的学问上也是同样的。像实验心理等，就是其适例。总而言之，是充分地，认真地，从种种方面检查，批评在哲学上也是同样。无论什么，总归不欢喜照旧。这倾向有非常的影响于十九世纪的思想。

经济上的影响如何？这主在于科学的适用的方面。从前由人力做出来的产物，现在都改用机械制造。现在已成为机械万能的时代。这机械万能于经济上有不小的影响。

先就第一的批评的精神，即科学及于思想的影响及现代的人们对于这事的态度的，简单地说一说。

在东洋的封建时代，为政者也是以新知识的移入民间为可憎可怖的。欧洲也是如此。科学在初兴的时候就受很厉害的攻击。人们都说它不好，说它是人类的敌。因为有了它，而人类的信仰心减却，道德衰颓。他们把一切祸源归罪于科学。

但这当然是偏见。凡世间起变动的时候，必定有一物蠢动于其地面之下。这物把已有的成功物毁灭。然而更美的，更可尊敬的，更成功的新物，便因此而生。这不限于今日，人类的历史，完全是如此的。法兰西革命，其实是从牛顿（Newton）为中心的理科说起来的。又如近时千八百五十年的达尔文（Darwin）的科学研究，产出进化论，于精神界也有显著的影响。

今日的世人对于这有力的科学究竟怎样看待？从前据说有一个千里眼出世，说哲学已无用，物理学已破产，把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以来的科学一切抛弃。但科学的地盘，其实不至如此其弱。科学不是急急的，不作炫耀的功绩。它

慢慢地做去，实力地搜集事实，渐渐地堆积起来，以造成更成功更完全的事业。我们把科学当作朋友的时候，它实在是很可靠的朋友；但倘当它敌人，又实在是很可怕的敌人。

千九百〇一年，法兰西的科学家贝特洛（Berthelot）在宴会席上演说，大意谓此后科学当为人类精神及物质上的指导。科学的势力竟强大到这么地步！现在无论东西洋，从事于科学的人到处渐渐增多起来，完全是贝特洛这句话的明证。然而自古以来，科学以外原有人类的精神的领域这精神的领域，科学颇不容易在一朝之间征服它。不错，人类的物质上的事，原要仰求那科学的指导；至于精神上的事，则是这方面的领分。然而现在的科学渐渐地侵占精神上的领分了。实在，我们研究文学的人稍稍懦弱一点，哲学家们尤寂寂无闻，宗教家也只管做梦。文学者对哲学，宗教，原是亲戚，看见自己的亲戚的苦闷，自己心境也不十分好于是乎科学万能的呼声，如有所恃地张扬起来，其实内心是不堪危惧的。

对于科学的俗人看法如何？现在所谓俗人，乃指非学者的人。原来他们的思想极单纯。倘非黑白分明，他们就不会了解。即如从前的学者，尤其是科学家，常被他们当作一种狂人，而嘲笑，侮蔑。“他是学者先生！”这句话很可以表明他们对于科学的看法，窥知他们的心理。但现在恰好反对，他们赞扬科学万能了！因为要造军舰，没有科学就不行；没有军舰，对外国战争必致失败，我们的生命全然托庇于科学故今日一般的人，尊重科学如同魔法师。其结果，世人就偏好理工科的学问。对理工科方面，俗人的评判都好——于是领域狭小而世间评判又不良的哲学家，及从事于无形的学问的人，就不满足。法兰西批评家布伦蒂埃（Brunetière）曾唱 *Banqueroute de la Science*（即科学的破产）之说。他竭力攻

击科学，说科学对于种种事物，决不能悉数说明，结果科学的银行就要破产。这二者，到现在还是各立营阵，在那里相争。然而理科方面全不着急，无论别人怎样说，它只管着实地堆积起事实来，慢慢地攻略过来。布伦蒂埃所说的科学的破产，是很有意思的话；但在科学，只觉其为门外汉的非难。为什么呢？因为科学者并不曾说到一定要说明一切。而且在现世，既没有认为科学说明了一切的人，也没有欢喜唱幼稚的浅薄的唯物论的人。所以现在科学的银行的小银票虽然不通用，但不是科学银行的罪，罪却在购买这银票的人。文学方面的人也轻蔑理科。结果科学，理科，都一直走向前面，到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想上。所以近来有所谓 Electron（电子）X光线出世，这与向来的所谓科学不同，是很接近于形而上学的。总之，我们的所谓科学，其实只是以人的五官所得感知的知识为基础，而可用人的智力来追求原因，或组织地配列物与物的关系罢了。而在这个配列的过程中，大都必须托假定于从前的形而上学上。“科学常站在‘假定’上面”，这不但是我们文学者的话，近今的普安卡雷（Poincaré）等都详细地说着。

于是在科学方面，倡幼稚的，浅薄的议论的人渐渐少起来，同时文学者，尤其是狭义的文学者的诗人中，重视科学的人却渐渐多起来了。故以前的宗教的形式虽然灭亡，以前哲学的形式虽然变易，又文学的形式虽然破坏，却更有许多不为所动的文学者。像比利时梅特林克（Maeterlink），便是处处以近世科学的结论与研究为材料，而坦然地摆布着自己的议论。例如他说：“人们虽然失却了一个美而大的信仰，然决不至于失望。大而美的信仰的失去，正是我们生活着的证据。是我们活动着的证据。这不是可悲，却是可喜的。”还有